

王夫凡
主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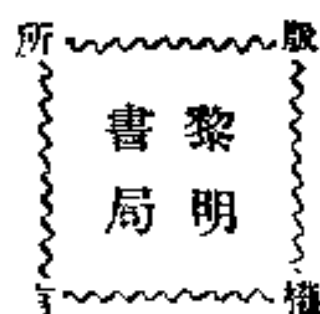
黎明小叢書

●●●●●黎明書局出版●

水面落花

徐蔚南著





1933, 6, 初版

1—2000本

實價三角

黎明小叢書

水面落花

著者 徐蔚南

出版者 黎明書局

發行者 徐毓源

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
黎明書局

代售處 河南路口
各埠各大書坊

黎字七七號(曹)

水面落花目錄

一、柳亞子先生	一
二、致孟樸虛吟	一三
三、白屋文話序	二五
四、白屋書信弁言	三九
五、倥偬序	四三
六、幻滅	五三
七、看了陳樹人個展回來	六三

八、陰柔之美……………六七

九、米西崙則羅……………七一

柳亞子先生

人和人的相遇，相識以至相知，真是要有點因緣的。俗語說得好，『有緣千里來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』我照理應該很早就認識柳亞子先生的，然而不，竟至民國十二年才認識他。原來柳先生的夫人，鄭佩宜女士，就是我的表姊。我學校教書的最初的一年，就在表姊家中所設的學堂裏經過的。我認識我的表姊；表姊也許知道我是徐家個小弟弟。然而我不知道表姊的姊夫。從另一方面講，柳先生的家是在吳江黎里，去我的鄉間盛澤，有二十四里的水路，我的不認識他也許是應該的。我的父親卻知道他，認識他。他也認識我父親。從我父親的嘴裏，知道他是一

個很有天才的人，做得好詩好詞，專門愛交朋友，全不愛惜錢財，然而很早就做了革命黨。我年老的父親是最喜歡詩詞的，所以雖不贊成他很早就做革命黨，卻常常贊美他的詩詞，說是一性靈之作，而且常常將他主持的南社社刊給我閱讀，後來父親還特地去請他在自己的畫像上題一首詩呢。

柳先生的詩詞的確寫得好，而且別具一種風格，我很愛讀的。第一，我覺得他的詩詞，一點沒有「做作」的樣子，都是很誠實自然的；第二，他的詩，有許多不僅能顯示他灼熱的心，苦悶的情緒，而且能把握住時代的精神。他的詩集不在手邊，現在就我所記得一首，『奇淚』，且寫出來看看：

奈此寒宵奇淚何！
華年駿足夢中過。
修名未立身將老；
青史當前面易醜。
少日

燕然曾草檄，而今垓下怯聞歌。高堂病婦都堪念，忍絕溫裾逐荷戈。

你看他這樣的詩多麼的哀切動人呀！

現在且再回頭來說我和他怎樣認識吧。我和他未認識之前，卻已通過一回信了。有一個時候，我恰巧在上海，看見他在民國日報上登載贈送蘇曼殊詩集的廣告。曼殊詩文是我在南社社刊上早已欣賞諷誦過的，覺得很合我的胃口，所以一看見有曼殊的詩集出版了，當然非常歡喜。我就寫封信與他索書。不久，他就寄了二冊來。那時他或許還不知道我是和他同縣的人呢，不要說我和他有什麼親戚的關係了。

民國十二年，他在故鄉發行一種地方報紙叫做新黎里。我們看他取這個報

名，就可推測他的思想轉變了。誠然轉變了。第一，他寫文章，決斷地拋去了他所熟練的文腔——古文體和駢體，而換了一種新文腔了。簡捷地說，他是用國語來寫文章了。第二，他的思想從前至多是一個新舊參半的傀儡的名士的思想，到那時候他吸收了五四運動後的一切新思潮了。那時，他所寫的詩，雖則還是律詩，然而內容卻都是極新的。（可惜他的詩集，不在手邊，未能引證。）因為他的思想的轉變，社會上一般紳士們就有點訕笑他學時髦；同時，又因為他攻擊一個劣紳佔據地方上公共所有的先賢祠，劣紳就向官廳告發他是過激黨。他所辦的新黎里於是便在這年初夏的時候被封了。我聽得這個消息，很為氣憤。暑天，我還到鄉下，就得了二三個同志，也發行一種地方報紙，叫新盛澤，想繼續新黎里努力。我們的報

紙居然在全個縣中風行一時。從那時候起，我和柳先生常常通訊了，而且認識了。我看他是一個感情極強烈，意志又堅固的人，明事理，重友誼。然而他卻全然不知道社會上的一切機詐。他簡直是個無垢的大的小孩子。這是他的特點。或許也就是他的缺點。人家往往因為他不懂得社會上的機詐，得利用了他去衝鋒，甚至也許有人叫他去上當。因此他的一片好意，一點熱忱，竟被人辜負盡了。乃至他知道人家誤解他利用他時，他也決不怨人，他只揮他淒涼的『奇淚』。我雖不敢說我是了解他的，我卻知道他一點心情。

我和他認識之後，我們在鄉間所辦的事情，倒漸漸熱鬧起來。他的新黎里後來復活了，於是同着新盛澤攜手並進。一個調子的兩種報紙在吳江一縣，竟做了

輿論的中心，思想的樞紐了。同時，我們又發起識字運動，幻燈演講，設立平民圖書館。鄉間頗有青年的猛進的氣勢了。

到了民國十三年，柳先生的思想轉向政治方面，恢復了他從前的革命的熱情。他的同志愈多了，吳江各鄉都有地方報紙出現，而且報名都是用新什麼新什麼。凡是新字號的報紙是立在一條戰線上的。這年的暑天，許多努力國民革命的人，如邵力子先生等，都應柳先生之召，到盛澤來演講，真是盛極一時。九月蘇浙兩省開戰，鄉民大都避居滬上。百業停頓。我們的報紙也因為交通斷絕，無從印刷而停頓了多時。然而我和柳先生的晤談，卻以那時為最多，每星期裏總要會幾次面。他那時在上海一個醫院裏養病，我在滬西一個學校裏教書。我空的時候，就向他

那裏跑。我們隨便談着各種問題，不論政治的文學的，大的小的都談到。不用說的，我們談得很有味。

民國十四年春孫中山先生逝世，給全國國民一個最強烈的刺戟？我們內地的國民黨同志當然也極興奮。到了這年夏天，柳先生就在他的鄉間黎里，召集各鄉同志去開一個演講大會。會開了一星期。演講的人都是特地從上海邀來的。我很覺榮幸，在那次會裏，也演講了一次。有一天，應該是戴季陶先生來講的。不料戴先生因為弄錯了個地方，沒有到黎里，仍趁輪回上海去了。那一天沒有人講了，怎麼辦呢？柳先生很焦急。我就對他說：

——你自己來講吧，

——講什麼好呢？你替我出題目，他說。

我那時候不知怎麼忽然想到那個蘇和尚，便說：

——你講蘇曼殊吧。蘇曼殊，你是最熟悉的。

題目替你出好了吧？『蘇曼殊的我觀。』

——好吧，我就來講這個題目，他說。

他就登上演講壇去。我替他筆記。（這筆記後來經他仔細修改，並且添了許多材料，收入蘇曼殊年譜及其他裏。）他洋洋灑灑講了二點多鐘，講到後來，順便又添了許多使人興奮向前猛進的熱情話。聽的人個個覺得暢快，熱烈。我想到那次的開會，想到那次的演講，至今還有點興奮呢；然而也使人起了不少的感慨，就

是覺得故鄉這種盛會，真是難再逢的了。

這年秋天，軍閥對於革命的行動取締得很嚴厲，我們許多新字號的報紙，也就站不住了，相繼沒落。柳先生此時寄居上海。

十五年春柳先生走了好幾個地方，觀察了各地的政治情形，他對於政治使不得不冷淡了，同時，他家裏的人都勸他還是從事文學，從此他就埋頭於整理蘇曼殊的文藝作品了。關於曼殊的一切，他和他的令郎無忌，收集、整理和研究，費了一年多的歲月，才輯成蘇曼殊全集。豈知到了去年，他所唯一擁護愛戴的國民黨，握到政權時，竟有人還要特意誤解他，其勢汹汹然和他麻煩，他便往日本去休養一年。現在他回國了，誤解他的人，也知誤解他了。他們父子倆苦心所編輯的蘇曼

殊全集也出版了。這真是值得欣喜的。

我現在翻閱着曼殊全集，種種的思想便如泉水一般地從我的心裏湧出來了。第一關於曼殊的作品，他的詩，他的畫，他的小品，都是別具一種風格，淡遠輕靈，有如空中裊裊的青烟，有如太陽光底下翱翔的白鳥，令人不可捉摸。就是他的小說，也值得閱讀，白與一般傷感派卿卿我我派的小說不同。他的思想或許有人要說他平淡，或許又有人要說他奇矯。然而平淡也罷，奇矯也罷，何損於他的藝術品呢？第二是關於柳先生編輯這部全集的苦心。他把曼殊的作品仔細搜尋出來，整理得有條不紊，給我們看見個曼殊的全體。他又把曼殊詳細研究，告訴我們人家所從未知道的曼殊的一切。柳先生這種工作，我們實在應該感謝的。第三是關

於曼殊的身世。我們讀了柳先生研究曼殊的文章，又讀着曼殊的作品，覺得曼殊的身世真可悲，飄零又飄零，孤獨又孤獨，終於病死於醫院。天下文人的運命，何故大率如此！然而曼殊還幸運，被他遇到了柳先生。他們十年間的友誼，只有依着歲月而增加。曼殊那裏料得到死後十年，他的一個朋友，竟費了全力，替他出版了一部全集，替他立了一塊不朽的紀念碑呢？曼殊的朋友是不少，但能了解他的，保持他生前的友誼的，爲他努力的朋友，恐怕只有這個柳亞子先生吧。曼殊和柳先生的相遇、相識、相知，誠可說是因緣了。

最近，柳先生很消沉，我勸他還是做做詩。他說詩已做得不少，他就抄了幾首給我看，我現在就從他最近作裏摘出二句來，做我這篇文章的收場吧：

水面落花

一三

——故人知我誠何恨，

把卷沈吟淚滿觴。

——和眉若見懷之作。

一九二八年

致孟樸虛白

——都市的男女的代序——

孟樸大曾先生虛白小曾先生：

全靠您們倆的鼓勵與督促，在過去的一年中，我居然寫成了若干篇短短的
小說；更是全靠您們倆的鼓勵與好意，這若干篇的小說，居然有彙刊起來成爲這
一小冊的機會。這是應當先感謝您們倆的。我誠心的把這小冊呈給您們倆了，請
收受了這點小小的誠意吧。

但是可憐，我是辜負了您們倆的一切厚意了。您們倆看哪！搜集在這一冊裏